

扬雄《蜀都赋》释疑

熊良智

扬雄是西汉时期巴蜀的辞赋大家,他创作了对巴蜀文学具有开创意义的辞赋作品《蜀都赋》,在现代学术界却遭到了质疑。著名学者徐中舒先生就认为:“此赋非扬雄作,不辨自明。”^①郑文先生则从文献来源推测:“《蜀都赋》虽略见于《艺文类聚》六十一,而《古文苑》言‘世传孙洙巨源于佛寺经龕中,得唐人古文章一编,莫知谁录也。’”(韩元吉《古文苑序》)说是子云所作,似乎不大可信。”^②其他如方铭、王青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质疑^③。应该说学者的怀疑都提出了一定的思考,但是推测的多,并没有充分的论证。笔者通过对现有资料的解读认为《蜀都赋》最有可能是扬雄所作。

—

徐中舒先生质疑扬雄《蜀都赋》的一条重要根据是:“蜀之有都(指京都言)自蜀汉称帝始,扬雄时代蜀哪有都?”笔者以为这其实是徐先生的误会,徐先生理解“都”为“京都”。蜀之有国,恐怕是很久远的事。就以徐先生曾在文中引过的《本蜀论》记载:“望帝者杜宇也,从天下。女子朱利自江源出,为宇妻。遂王于蜀,号曰望帝。望帝立以为相。时巫山峡蜀水不流。帝使(鳖)令凿巫峡通水,蜀得陆处。望帝自以德不如,遂以国禅,号曰开明。”既然有王,有国,则必有其都。现代考古发掘的三星堆遗址以及成都十二桥、羊子山土台等遗址,证明古蜀早已存在大型都邑,而三星堆已有王权机制,十二桥已发现宫殿格局,则蜀之有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,彭邦本教授就明确指出:“看来三星堆这座面积达2.6万平方公里的古城,曾是雄极一时的蜀地共主——鱼凫王朝的都

①徐中舒:《论〈蜀王本纪〉成书年代及其作者》,《川大史学·徐中舒卷》,四川大学出版社,2006年,第488页(原刊《社会科学研究》创刊号,1979年3月)。相近观点又见于《巴蜀文化初论》,《四川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1959年第2期。

②郑文:《对扬雄生平与作品的探索》,《文史》第24辑,中华书局,1985年,第209页。

③方铭:《扬雄赋论》,《中国文学研究》1991年第1期。王青:《扬雄评传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0年。

城。”^①这也可以从传世文献得到证明。《蜀王本纪》载：“蜀王据有巴蜀之地，本治广都樊乡，徙居成都。秦惠王遣张仪、司马错定蜀，因筑成都而县之。成都都在赤里街，张若徙置少城内，始造府县寺舍。今与长安同制。”^②因此，蜀之有都绝不是从蜀汉称帝开始的。特别是汉武帝时期的司马相如在所作《难蜀父老》中已有“蜀都”之称：“东乡还报，至于蜀都，耆老大夫，缙绅先生之徒二十七八人，俨然造焉。”^③这说明扬雄时代，早已有了“蜀都”。

而且扬雄《蜀都赋》中的“蜀都”并非单指京都而言。“蜀都之地，古曰梁州”，“东有巴賈，绵亘百濮”，“南则有犍牂潜夷，昆明峨眉”，“西则有盐泉铁冶，橘林铜陵”，“北则有岷山，外羌白马”。地域既非限于“蜀郡”，也非限于成都，而是指以成都为中心的所属封邑之地。这也正是扬雄不少作品中“都”字的一贯用法。比如《益州箴》：“茫茫洪波，鲛涇降陆。于时八都，厥民不隩。”章樵注：“鲛涇洪水，不知疏导其源，故八州之民，皆不得宅土安居。”^④此以“八州”释“八都”。又《徐州箴》：“降用任姜，镇于琅玕，姜氏绝苗，田氏攸都。”据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所载：“齐国之政，皆归田常。田常于是尽诛鲍、晏、监止及公族之强者。而割齐自平安以东至琅邪，自为封邑。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。”^⑤田常为相，专齐之政，所谓田氏“攸都”，正是自为封邑。这也说明徐先生对于扬雄《蜀都赋》中“蜀都”所指是有误会的。

二

《蜀都赋》受到现代学者的怀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，是其不见于《汉志》。但是，我们从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记载中知道，扬雄赋十二篇，其中班固注：“入扬雄八篇。”遍检《汉书》，《扬雄传》所载有《甘泉赋》、《河东赋》、《校猎赋》、《长杨赋》；汉人以辞赋一家，赋、颂一体，则有《反离骚》、《广骚》、《畔牢愁》，《赵充国传》则有《赵充国颂》。又，许慎《说文解字·氏部》有“扬雄赋，响若氏隤”^⑥，所引是《解嘲》中文字，则《解嘲》亦谓之赋。如此则总计为九篇，与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有别。如果按《七略》原载四篇，《汉书·扬雄传》也说：“辞莫丽于相如，作四赋”，则班固所入“八篇”也不能尽见于《汉书》，是否因此而否定《汉书·艺文志》关于扬雄赋十二篇的记载呢？十二篇赋既不尽见于《汉书》，其名也不可尽考，则《蜀都赋》不见于《汉书》，并不足成为其非

①彭邦本：《早期蜀史诸代并存、相继关系及其共主秩序考略》，《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章》，巴蜀书社，1998年，第300页。

②转引自（清）严可均：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中华书局，1958年，第一册，第414页。

③（汉）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，第3049页。

④《古文苑》卷十四，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年。

⑤《史记》，第1884页。

⑥（清）段玉裁：《说文解字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628页。

扬雄作的证据。我们甚至还可以从班固《两都赋》只言片语的描述中,推测班固是读过扬雄《蜀都赋》的。比如《两都赋》:“若摘锦布秀,烛耀乎其陂”,李善注引扬雄《蜀都赋》曰:“丽靡摘烛,若挥锦布绣”^①,李善注《文选》多徵引文献出典,此或正是李善认为语源所出即为扬雄《蜀都赋》,则《蜀都赋》或正属班固“入扬雄八篇”之一。

学者们怀疑《蜀都赋》真伪的又一个理由,是《蜀都赋》作为完整的作品,最早见于《古文苑》中,但《古文苑》所选文“其真伪盖莫得而明”^②,很难作为定据。然而,同样载于《古文苑》中扬雄其他作品《幽州箴》、《交州箴》等,郑文先生等皆无所疑,而以《蜀都赋》出于《古文苑》则不可信,似乎在逻辑上有自相矛盾之嫌。而且,从两晋到唐代的古注、类书多处徵引《蜀都赋》,与左思差不多同一时代的刘逵仅在左思《蜀都赋》注中就曾徵引扬雄《蜀都赋》达十馀次,如“带二江之双流,抗峨眉之重阻”,刘逵注:“扬雄《蜀都赋》曰:两江珥其前。”^③在“家有盐泉之井,户有橘柚之园”下,刘逵注:“扬雄《蜀都赋》曰:夹江缘山。又曰:西有盐泉铁冶,橘林铜陵。”^④在“若其旧俗”,刘逵注:“扬雄《蜀都赋》曰:其俗迎春送冬,百金之家,千金之公。”^⑤又据臧荣绪《晋书》所载左思作《三都赋》,“乃诣著作郎张载,访岷邛之事”,而张载所注《魏都赋》“汉罪流御,秦馀徙鬲”,也引扬雄《蜀都赋》曰:“秦汉之徙,充以山东。”^⑥其他如王羲之《与周益州书》、郦道元《水经注·江水一》都有引述,而北齐的司马膺之还专门为扬雄《蜀都赋》作过注^⑦。《艺文类聚》六十一则节引扬雄《蜀都赋》。因而并非《古文苑》始载《蜀都赋》其文。

有的学者也从《蜀都赋》的创作角度,质疑扬雄《蜀都赋》的真伪,认为:“左思作《三都赋》,当时人人争着抄写,洛阳为之纸贵。同时有人模仿《三都赋》而作的《蜀都赋》也托名扬雄而盛于世。”^⑧可是,左思《蜀都赋》采用的托名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的对话结构形式,与《三都赋》共为整体,欲抑先扬,最后在《魏都赋》中以魏国先生所言为“上德之至盛”的主旨,也就是抑吴都、蜀都而申魏都^⑨,即皇甫谧《三都赋序》所说“因客主之辞,正之以魏都,折之以王道”,这与扬雄《蜀都赋》迥然不同。左思在《三都赋序》中已明确宣称“思慕

①《文选》,中华书局,1977年,第29页。

②(清)永瑔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中华书局,1965年,第1691页。

③《文选》,第75页。

④《文选》,第77页。

⑤《文选》,第79页。

⑥《文选》,第109页。

⑦(唐)李百药《北齐书·司马子如传》载司马膺之“好读《太玄经》,注扬雄《蜀都赋》”(中华书局,1972年,第241页)。

⑧徐中舒:《论〈蜀王本纪〉成书年代及其作者》,《川大史学·徐中舒卷》,第487页。

⑨(清)王鸣盛: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五十一,《三江扬都条》,北京市中国书店,1987年。

《二京》而赋《三都》。”两相比较,无法看出称作扬雄《蜀都赋》模仿左思《蜀都赋》的痕迹。同时,与左思同一时代的张载、刘逵都在著作中引述扬雄的《蜀都赋》,他们不会对这样一篇模仿左思《蜀都赋》,而冒名扬雄的《蜀都赋》一无所知。特别是张载,左思创作《三都赋》时还曾专门拜访过他,他若是引述了一篇模仿左思《蜀都赋》的作品而浑然不觉,这在情理上很难说通。

三

而根据现有资料,我们认为扬雄是最有可能写作《蜀都赋》的。按《汉书·扬雄传》记载,扬雄少而好学,“顾常好辞赋。先是时,蜀有司马相如,作赋甚弘丽温雅。雄心壮之,每作赋,常拟之以以为式。”^①入京师后所献赋,都特别强调讽谏,可是因为“赋劝而不止明矣”,“于是辍不复为”。据此可以推断《蜀都赋》是一篇早年的作品,文中几乎不见讽谏之意,但是其中的山川地理,物产丰饶,世风习俗的描述夸饰,正可以看出他对司马相如赋的“弘丽温雅”的向往。这也是两汉时期巴蜀文学的一时风气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述说:“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,以文辞显于世,乡党慕循其迹。后有王褒、严遵、扬雄之徒,文章冠天下。由文翁倡其教,相如为之师。”^②这自然会形成一种对巴蜀题材的关注。《文选·甘泉赋》李周翰注:“扬雄家贫好学,每制作,慕相如之文,尝作《绵竹颂》。”^③从扬雄《答刘歆书》所言“雄始能草文,先作《县邸铭》、《王珥颂》、《阶闼铭》及《成都城四隅铭》”,“成帝好之,以为似相如”^④可以看出,或者多与巴蜀题材有关,与司马相如的风格相似,这些文章多已不见。今天还能见到的则有《益州箴》、《蜀王本纪》、《蜀都赋》。

再从《蜀都赋》本身用韵的情况来看,扬雄的《蜀都赋》“东”、“冬”不分,比如“尔乃其俗:迎春送冬,百金之家,千金之公,乾池泄澳,观鱼于江。”这里“冬”、“公”、“江”三字的用韵分属“冬”与“东”部,更有特点的是“侵”、“冬”通押,比如:

尔乃其人自造奇锦,紃纁纁纁,缘缘卢中,发扬文采,转代无穷。其布则细絺弱折,绵茧成衽,阿丽纤靡,避晏与阴。蜘蛛作丝,不可见风。簞中黄润,一端数金。雕镂铅器,百伎千工。

这里的“锦、中、穷、衽、阴、风、金、工”,分别为“侵”、“冬”、“冬”、“侵”、“侵”、“冬”、“侵”、“东”部韵字。根据语音学家的研究,这正是两汉时蜀方言的情形,也是扬雄赋用韵的情形。罗常培、周祖谟先生就曾经指出:“阳声韵东、冬两部王褒和扬雄的韵文里通押的比单独应用的还多。”这在扬雄的《羽

①(汉)班固: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,1962年,第3514-3515页。

②《汉书》,第1645页。

③《六臣注文选》,中华书局,1987年,第140页。

④(清)严可均: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,第411页。

猎赋》有“旁、雄、溶、中”，《甘泉赋》中有“钟、穷”，《河东赋》有“降、隆、东、双、功、龙、融、颂、雍、踪、从”的用韵。“下至东汉时，广汉人李尤所作韵文东、冬也合用不分。”所以，“东、冬两部不分，可能是蜀方言的一般现象。”^①他们又指出：“侵部字在司马相如的文章里有与冬部通押的例子。”“在扬雄的作品里，侵部字不仅与冬部字通押，而且与蒸部字通押。”我们看《太玄》的“进”首次四的赞辞：“日飞悬阴，万物融融。”^②又《沈》首辞：“阴怀于阳，阳怀于阴，志在玄宫”^③。这里的“阴”属侵部韵，“融、宫”属冬部韵。又《太玄》的《太玄莹》：“夫一一所以摹始而测深也，三三所以尽终而极崇也，二二所以参事而要中也。”^④这里的“深”属侵部字，“融、容、崇、中”为冬部韵，其中“容”虽为东部，但蜀方言不分而通押。虽然这种异部通押的现象在其他方言中也有可能存在，但考虑到扬雄赋中这些用韵特点的统一性，我们认为扬雄作《蜀都赋》最有可能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

①罗常培、周祖谟：《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》，科学出版社，1958年，第87页。

②③④（汉）扬雄：《太玄经》，《诸子集成》补编七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263页，第301页，第326页。